

# “中国房子”： 王澐的三合宅

文/梦介

正如王澐自己追忆的那样，“南方夏天的下午，水田当中的一头黑色的水牛，牛的背上坐着一个小孩，水牛在水中行走，一颠一跛，一起一伏，感觉像是睡着了一样。”当时，他感觉到这一场景特别“南方”，于是就试图把那个感觉找出来。“三合宅”的基本状态也是“睡着了”，建筑师引导人们在此“席居”，房子与居者同为“梦游者”，空间的布置与变化，也顺应着人的身体，做“缓慢、沉重、颠簸”却不中断的移动。房子中间的一方浅池，与居住者及房子互相映照、荡漾。世界的精神在这种映照与荡漾中流行，居者的目光在关注这种流行的进程中被前者温暖。

“三合宅”是三面围合一面敞开的建筑，但又具有传统中国精神的内聚与封闭性。在这里，王澐希望去恢复一种传统的居住经验。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去造一个“房子”，而不是一座建筑。房子内部空间的间距，造成居民经验中狭窄、拥挤、逼仄、昏暗感受的显现，但却是有入情味的。幽暗、晦涩的光线效果，也是意在恢复“老房子”的样式。这些隐匿于都市喧嚣背后的生活制度，乍看上去不合时宜，却无疑是中国传统居住经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说是内聚和封闭性的，在文化形态上，建筑师没有忘记保持建筑与空间的连续性。“三合宅”并非遗世独立，而是主动地与周围的环境去对话。事实上，在四方当代艺术湖区这一特定场域，“三合宅”的这种对话也将是建筑与建筑、建筑与城市、建筑与艺术及建筑与历

史的对话。至于具体的对话结果，唯有身处这一精神空间之中方能体会。

传统因素在王澐的设计中占据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但是对于传统，建筑师采取的不是模仿的态度。他在借鉴传统时考虑的是空间，王澐考虑的是类型和原型。所以，诸如“竹席”元素的大量运用，对中国传统园林中若干做法的提炼——如立面对于花窗形式的提取，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原有的结构瓦解之后重新建设中国城市及居住空间的形态，这种形态是关乎特定的地域的，这种地形学上的考虑，使得“三合宅”即可作为王澐其后一系列探索的一个原点，也作为一项独立的空间实践存在，它正是王澐在早期探索“中国房子”范型的一次具体操作。

在这里，实用与范型往往又得以契合。例如屋面的施造，为了解决雨水的排泄，双曲面即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造型的考虑虽是次要的，最终呈现出的形态却是“造型”的。材料方面，王澐使用了产自苏州的水磨清砖贴面以及切割打磨的大青砖，这些都是传统的建筑材料。王澐希望重新找回建筑与人那种更亲密的关系，正像普利茨克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意见，“粗粝的触感及其对材料物质性几乎前所未有的倚重”，“三合宅”正是这样，如同一座从土里长出来的房子。■

# 从西到东民国建筑风

文/吴湘云

还是那次挹江门到中山门的骑行。

中山北路的最西端在中山码头，站在中山码头往东看，左手有一幢小洋房——汪精卫的寓所。在中山北路与热河南路的交接点耸着两片白帆的“渡江纪念碑”，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就是从这里攻破挹江门占领南京。如今城墙上还有射击孔，这些射击孔曾经射出抵御日本军和解放军的枪弹。射击孔上小草摇曳拂去战争的硝烟，风在射击孔深奥的胸腔里回荡着依稀的战争喧嚣。二战时德国沉没的俾斯麦军舰上幸存的老兵说，如今宿敌变成了朋友，为什么当初不能是朋友。

我从寓意着“三民主义的”城门穿过，第一个红绿灯就看到了“江南水师学堂”，这个1890年的建筑，是清朝政府向西方学习的佐证，如今修缮一新（辛亥革命后，江南水师学堂停办，改为海军部的办公地，后又为海军军官学校、国民政府海军部、海军司令部等单位驻地）。鲁迅兄弟俩曾在这里学习过。

梧桐树从左右抱拢搭一个长廊阻隔夏日的炎炎，车马不多，行人悠闲行走。我身上出了些轻汗，抡圆双腿骑出了凉风习习，这样一直骑下去，眼前仿佛都有骑到天边的路了。

从中山北路到中山路到中山东路到中山门折回，一路骑一路有民

国的建筑从梧桐树里闪出来，在我这边的离得太近拍不了全貌，在马路那边的被梧桐树和围墙的植物遮挡拍不到全貌。有原国民政府铁道部（某学院），原华侨招待所（议事园），原国际联谊会（南京饭店），原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省人大），原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省粮食局），原大华大戏院（大华电影院），原交通银行（南京交行），原国民政府司法院（南京供电局），原国民党党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国民政府（军事管制区），原中央医院（军区总医院），原国立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原国立美术馆（江苏美术馆），原国民大会堂（南京人民大会堂）。

在路上碰到一个从重庆来的正宗骑行者，聊着，一不小心骑到了中山南路，这一路就多了“大华电影院”，回程时拐到汉府路，路过著名的总统府（原江南织造府太平天国天王府）还有对面的中央饭店。

我从西到东浏览了民国建筑风，那些建筑体现了上个世纪初我国现代第一代建筑师的心血，不管建筑风格是西洋的，中国古典的和中西结合的，如今看着还很耐看，在整体的设计中都有些细部可以品味而油然而生一种对建筑师的品位和敬业精神的敬意。■



三合宅  
摄/夏至

# 在李家庄一边的“东印度式”

文/王唯铭

现在，上海建筑叙事正式开始了。

最初，来自西方的不速之客们给上海带来的建筑叫作“东印度式”，它也可以被指称为“殖民地式”，或者“券廊式”。

这些建筑出现的地方，便是不列颠帝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与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官慕久在一番拉锯战之后划定的地方：李家庄，你也可以叫它李家厂。

1843年最后的那些时光中，我们所知的那家擅长并不光彩的鸦片贸易的英商怡和洋行，率先在这块土地上租地建造起了居住、办公合二而一的建筑，楼高二层，想来怡和大班们一定在二楼的阳台上俯视着后来的北京西路一带的景致，他们中眼力过人的，则可以眺望江与河交界处的种种情景。

1849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第六个年头，已有11家洋行在李家庄一带建造起怡和洋行般的建筑。

它们全都是砖木结构，平面简单，形式简洁，立面上除了一些线脚再无其他装饰，清一色地带有一个宽大的内长廊阳台，这便是建筑

学家们乐意称呼的券廊式。

券廊式建筑其实来源于英国人在南亚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居住或办公于这些建筑的主人们来上海之前，曾经长期地生活在孟买、加尔各答等等地区，那里始终炎热的气候决定了居住的房子必须宽敞、凉爽，还要十分通风。来上海后，他们便将自己曾经的生活经验很机械地应用在了这里，于李家庄一地建造起来的建筑，除了风格上的东印度式，屋前还全都留有宽敞的空地，房子四周遍植奇花异草，有英国大班甚至还豢养起一些珍奇动物，供自己也供他人欣赏。

建筑的底层是高爽的客厅，客厅中据说置桌椅，原因很简单：为避免坐下谈判买卖时有过于冗长的客套，站着谈判，谈完走人。

一直要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当李家庄在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下，已经变化成后来世界著名的外滩；当道路码头委员会也已经变化成工部局，券廊式建筑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消失。事实证明，日不落帝国在南亚地区殖民生活经验所产生的这种风格的建筑，完全不适应上海多台风、多梅雨的亚热带气

候，而当外滩以一弯新月形江堤让人们（当然主要是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漫步其间，沿江而去的所有建筑便从东印度式再造为哥特式或文艺复兴式了。

后来的我们，一无所知推出东印度式风格的建筑设计师的名字，我想，这些建筑也许并不需要凯德纳或雷士德等等建筑设计师；后来的我们也再无可能亲眼目睹东印度风格的建筑了，它们全都消失在了永恒的时光中。

唯有一个例外：英帝国领事总馆。

1852年，李家庄地域中有了英帝国领事总馆，18年后，它不幸地被毁于一场大火。到1873年，英帝国领事总馆再次重建，整幢建筑的造型、立面充分显示着大英帝国在其大殖民历史的黄金时代的特征：外廊式风格清晰地作呈现。在专家眼里，据说这是整个上海留存唯一的幢外廊式建筑，倘若我们相信专家的说法，那么，这同样可以被看作是殖民地式风格在这座城市的一次绝唱。■

# 江南

文/陈卫新

相机里总有一些没有“剪”干净的照片，有张是上个月在两江总督府拍的，图为清代两江总督管理的范围，即地方行政建制表。两江指的是江南省与江西省，江南省下设江苏省与安徽省，江苏省又下设七府三州一厅，分别为江宁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苏州府……看来两江总督的工作还真是蛮忙的，渐而想起自己的某个项目来，那位做过两江总督的官员卸任，买个私家园林，存一点退隐的事也是应该的。那个掩在绿萝中的石刻匾额，所谓“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含意，也是见仁见智的。人世出世，此岸彼岸。由谁来认知彼岸与此岸的异同呢，不知道。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包括时间本身的消失。想想，一百多年前，上海还只是江南省江苏省的一个府而已。今晚，我却坐在上海一个叫“璞丽”的酒店里，在烛光中，读一回西方人眼中代表“江南”的设计。

江南，什么是江南呢，说不好。

解释江南是徒劳的，因为似乎没办法解释清楚。什么地理的江南，行政的江南，文化的江南，园林的江南，稍有迟疑，便会挂一漏万，忘了更多。解释江南是煞风景的，因为江南不是用来说的，是要你来看的。最好，坐下来看，坐在舟中看，坐在湖边看。看一个镇子，一条水巷，石板路，木格窗，白墙于水中的倒影，倒影中的白鹅，水线，远去的小舟。当然，也有说得好的，余光中说，“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这是一种吟咏，江南是适合吟咏的。江南没有固定的外表，以及固定的边界，是虚幻的，它只是顺着水流动，挂在帆上，鸣在琴弦上，写在澄心堂的纸上，湿润在内心里。江南，有时又是具体的，可以属于湖面上的一只飞鸟，一片近水的竹林以及幽绿深沉的茶园，也可以只属于一个以优雅的姿态坐在树阴下卖杨梅的江南男人。这是一种境，物境，情境，意境，是江南

赋予江南自身的，是需要你“张之于意，思之于心”的。那样，也许才能知道真正的江南。

今年雨水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好像一种不够稳定的情绪。长久以来，我以为的江南有两种，一种存在过但已经消失了，一种正在消失中。翻看一本闲书，有一张乌龙潭的旧影，是一张雪景，江南的雪景，拍于1920年的冬天。其时，周围山体还很完整，没有一栋高大建筑，水面沉郁，雪地中有房屋数间，有矮松三两株由雪中突显出来，美得厉害。此处是随园的南向边缘，向有大观园旧址之说，我想如果真有其事，这里该是妙玉的住处了。那种描绘在此处好像真的存在着一种遗风，我相信乌龙潭与大观园、随园，的确是有着某种关联的。而后，那位江南食蟹高手袁枚，在他的随园，执杖缓行，也在潭边等待过江南的秋风初响，等待菊黄膏肥，就像等待另一种崇拜江南的仪式。■